

## 一、草長揣無墓

### 1.草佬長咧！<sup>1</sup>

頭頂上的宮廟帽，斜揸的棕色包包，腳上的黑色雨鞋，是黃大哥的標準配備。頭頂的深色宮廟帽，沒有人見他拿下來過，用來遮蔽墓仔埔的陽光，也是保身遮罩。棕色包包耐髒，沾一天的土也不顯眼；尺寸夠大，足以安放折疊後的殯管處文件。長及小腿肚的厚重黑色雨鞋，把墓仔埔帶刺帶勾的草木、濕黏的土、蚊蟲與蛇的侵襲都紮實隔絕在外。

他的嘴上從未冷清，一會兒是與香互相繚繞的菸、一會兒是紅通通的檳榔汁液，在涼爽的四月天裡，總是熱呼呼冒著煙。而當他像現在一樣，推一推鼻樑上那副金色邊框眼鏡，就是嘴上準備冒出一個故事的時候：

「有一改，我揣兩點佬鐘久，吼，跔甲腳必必掣咧，撿骨閣無遐忝，佇遐跔來跔去。彼個家屬直直講知影佇佗位，結果行兩點鐘抑是揣無。」<sup>2</sup>故事和菸氣從他口中散逸，很快被風捲入雜草中，吞個精光。

這是新竹雞蛋面墓仔埔的雜草，在人看不到的地方，儲存著滿滿的人的故事。這裡的雜草混雜著千百種草木，我能認出的不及一成。他們彼此殊異，高的淹過人身，低的密密覆過人跡，兀自決定在哪裡落腳、鋪散多廣、與誰為鄰，讓墓仔埔是他們想要的樣子，他們獨霸的世界。隨風擺動時整個墓仔埔地表成了洶湧的海面，日照下閃爍的莖葉是粼粼波光，摩肩擦踵發出唰唰浪聲，厚實的草土澀味隨著水氣蒸騰鑽入鼻息。

進入墓仔埔就是進入一片草海。人若在草木興旺的時節走入，容易忘記作為人的定位，陷溺其中，遺忘其中。

這個故事黃大哥說過好幾次了，甚至他不在場，我看著草，也好像能在這片草海中聽見。領著他找墓的家屬們，堅持馬路對面聳立的加油站招牌是可以信賴的對照物，他們記得，每年站在墓的位置望，加油站的招牌就是在那裡啊，幾十年來就是那個大小、那個角度啊。他們重複強調，帶著黃大哥往那找，找不到，繼續在草海中繞圈，時間與空間都被吞沒在一圈圈的草海中。兩個多小時後一行人終於找到墓，實際地點卻與不斷繞圈處相反方向。黃大哥作

---

<sup>1</sup> 「草多長咧」

<sup>2</sup> 「有一次，我找兩個多鐘頭，吼，爬到腳直顫抖，撿骨也沒這麼累，在那爬來爬去。那個家屬一直說知道在哪裡，結果走兩個鐘頭也是找不到」

為一個有著幾十年經驗的殯葬業者，每每說到這裡仍然眼角緊縮，閃著餘悸，像是那天的體力透支、昏頭轉向都超越常理，不該發生，也無從解釋。

今天黃大哥說這個故事，不是要跟我閒聊，而是要和他眼前的這一家人分享。黃大哥自己有一套找生意的方式，他會在清明節前後，騎著機車，天天到市府公告遷葬的墓地徘徊，推推眼鏡尋找對眼投緣的掃墓家屬，走上前製造偶遇，邊聊邊詢問遷墓的打算。

他站在墓龜後方，這一家四人站在墓埕與墓埕外略高的草地上。墓碑上的先人姓葉，我就將他們視為葉家人。這正是葉家人整頓墓的外觀、準備祭祀之時，黃大哥在此時說故事。找墓的故事像他向家屬遞出的一張履歷，上頭寫著他周到又誠懇的服務，以及在這個墓仔埔艱困找墓的豐富經歷。

一名站在墓埕中央主導祭祀進行的中年男子，看起來應是葉家家長，棉衫紮入運動褲，舉止有種公務員的老實。兩名或許是妯娌的中年女性，彼此合作但又帶著距離。還有一名十來歲穿著夾克戴著眼鏡的少女，從頭到尾默不作聲，手提著一袋餅乾供品，謹慎地跟隨長輩做事。

中年男子聽聞黃大哥的故事有些詫異，他沒想過找墓會是這麼難的事，心直口快回應：「是喔！阮是逐擺來，行咧就到矣。」<sup>3</sup>

聽到這樣的回覆，黃大哥有些不甘示弱，連忙解釋：「恁來，揣有，是因為草攏割好矣。彼時陣草長恁無來，草佻長你知否，彼無跔到頂頭真的攏看袂清楚。」<sup>4</sup>他手比一比墓仔埔小丘下方車水馬龍到難以忽視的寶山路：「干焦看到彼條路，按呢爾。」<sup>5</sup>

他頓個幾秒，想更強調非一般家屬來的「那時候」，草長得多讓人困擾，臉上五官誇張地擠在一起，搖搖頭：「吼，佻痛苦咧！」

中年男子望望四周雜草，雖多而雜，但確實不至於遮擋人的視線。葉家其他三人已經將墓埕清理乾淨、供品擺好。他一邊壓打火機點燃手上的一把香，一邊附和：「是啦是啦，阮逐擺清明來。」

清明時節乍暖還寒，黃大哥罩著一件輕薄的黑色羽絨外套，在被附和後，他整個身心忽然都熱了起來，脫下外套繫在腰上，決定在葉家四口拿香對墓碑

---

<sup>3</sup> 「是喔！我是每次來，走了就到了」

<sup>4</sup> 「你來，找的到，是因為草都割好了。那時候草長你沒有來，草多長你知道嗎，你沒爬到上頭都不會看清楚」

<sup>5</sup> 「只看得到那條路，就這樣」

拜完後繼續說故事。

還是關於「那時候」在草海中找墓。

「閣一改，個對彰化來，阮佇頂頭遮檢骨，還紮彼个割草機來咧，三個來，講妥當啦，我有紮割草機來，嘛是找點半鐘。嘿嘿嘿，彼個笑死，閣紮割草機！」<sup>6</sup>

「佢揣誠久矣。阮入去檢骨，檢好出來，佢閣佇遐揣。揣袂著墓，草長揣無墓，講啊無愛檢矣，呵呵。」<sup>7</sup>

一直在旁靜靜聽著的中年女性，沒有被黃大哥故事中「帶割草機的三個傻辜」、「找不到墓就不撿了」等笑點逗樂，反而被找不到墓的焦慮撥動，忍不住開口：「揣無，尾仔咧？」<sup>8</sup>

## 2. 雜草

我在寫田野筆記以及這些文章時，陷入地景該如何描述的困境。墓仔埔的地貌景色以及在其中的感受，都像昨日光景歷歷在目；但當所見所聞要以清晰的語言表現，卻讓人挫折。我期望自己能指認出墓仔埔裡有什麼、用來做什麼，清楚辨識並喚出物種名稱。但作為植物盲的我，面對滿山遍野的「草」，在認識上幾乎動彈不得，絞盡腦汁，只能前進一小步，找出一個略微專業的詞：「雜草」。

無論是黃大哥口中的「草」，還是我自認略有進展的「雜草」，其實在生物科學上都是沒有太大意義的用語<sup>9</sup>，指涉籠統，無法在每個人心中精準喚出具同樣樣貌、特性的物種。如果沒辦法清楚辨識、指認、定義，這樣的描述能有什麼意義呢？

但當遷墓結束、水土工程開工，就算我仍然是個植物盲，看著一片光禿禿無生機的紅土，最懷念的卻是因雜草充滿生機的墓仔埔。我意識到，雜草披覆了墓仔埔，塑造墓仔埔中的身體感官，主宰墓仔埔記憶的形式與內容。遠在辨識與定義發生以前，當我們踏入墓仔埔，雜草就已經和我們的生命相互交纏，

---

<sup>6</sup> 「還有一次，還從彰化來，我們在上面這撿骨，還帶了那個割草機來咧，三個人來，說妥當啦，我有帶割草機來，也是找半個小時，嘿嘿嘿，被他笑死，還帶割草機」

<sup>7</sup> 「他們找很久耶，我們進去撿骨，撿完出來，他們還找不到。找不到墓，草長找不到墓，直說啊不撿了，呵呵」

<sup>8</sup> 「找不到，最後呢」

<sup>9</sup> Del Tredici, P. (2014). The Flora of the Future. *Places Journal*.

其意義非專屬於生物學家，任何一般人都能有與墓仔埔雜草邂逅的故事。

台大農藝系的雜草管理研究室網站首頁上，將雜草稱為「生非其地的植物」。<sup>10</sup>在十九世紀，學者 John Ruskin (1888) 的眼中，雜草是「天生會走錯地方的植物」、「大膽而粗野，可以在任何地方生長，通常長在不需要他的地方」(64-65 頁)。<sup>11</sup>這種對雜草的描述，雖然沒有點出明確物種，但浮現一組關係，即「人—地—植物」之間的衝突與排他——人類認為對「地方」具有掌控權，對於不經允許、未經培育而生長於此的植物，以「雜草」之稱，否認其生命形式。在治理與功利的視角中，他們旺盛的生命力被視為大膽粗野，生長被看成是唐突錯誤。

若易地而處，作為草木，生長是生長，繁衍是繁衍，哪有是非對錯。到了二十一世紀，在學界認識論的植物轉向 (plant turn) 中，學者們比起過去更願意向植物敞開心扉，尋找人與植物之間的相似處，或呼籲人植物化，或將植物擬人化看待，植物被視為具智能、記憶、行為、溝通等能力，並反過來重構科學界對於這些能力的定義。在這樣的浪潮下，「雜草」所蘊含的「人—地—植物」關係不再只以貶抑存在，反過來成為對在場與抵抗的啟發。

雜草只要一有適合生長的環境，便掌握機會落地生根，像是對於規範、治理的反動，只管努力活下去，不管地方的權力階序，以殊異多樣的組成佔據一方之地。學者們將這樣的「行為」投射予人類政治社會中「佔領」、「不服從」等意象，甚至是「抗議的典範」<sup>12</sup>。他們根深蒂固，不斷繁衍，一找到利於生存的空隙便把握機會繼續擴張，就算不若動物般可以自在快速地運動，雜草以自己獨有的運動、時間性佔領空間、形塑一個世界。

劍橋大學地理學博士安娜·勞倫斯 (Anna Lawrence) (2019) 寫下：「作為雜草就是在場，在場於不被需要之處 (To be a weed, therefore, is to be present. To be present in spaces where one is not wanted)」<sup>13</sup>。在場，就是雜草生命最確切的意義。

無論是以功利的方式看待，將植物生命否認為雜草；還是將植物投射予人

---

<sup>10</sup> 國立台灣大學，雜草科學|雜草管理研究室 NTU Agronomy。網址：  
<https://wendar.wixsite.com/weedecologyfunction/about>

<sup>11</sup> Ruskin, J. (1888). *Proserpina: Studies of Wayside Flowers, While the Air Was Yet Pure Among the Alps, and in the Scotland and England Which My Father Knew* (Vol. 1).

<sup>12</sup> Marder, M. (2012). Resist like a Plant! On the Vegetal Life of Political Movements. *Peace Studies Journal*, 5(1), 24-32.

<sup>13</sup> Lawrence, A.M. (2019). To be a weed. *The Ethnobotanical Assembly* 4. Available at: <https://www.tea-assembly.com/issues/2019/9/29/to-be-a-weed>.

性，將這種對於規範與權力的反抗肯定為雜草。意義的兩極游移，說明雜草並不是一個被定義清楚的專有名詞，不具預先形成的意義。「雜草」，是被人和植物共同展演出來的。<sup>14</sup>在「雜草」這一齣劇碼，人和植物是地方舞台上同等重要的演員。

### 3.割草

那天，黃大哥安撫葉家婦女的焦慮，告訴她，找不到墓的這一家人，後來決定清明再來。家屬熟悉的是掃墓時節的墓仔埔，單日的祭祖，相對於墓仔埔的四季、以年為循環的週期，只是一個片刻。若脫離這個片刻來找墓，滿是雜草的墓仔埔實在難以進入，就算有幾十年甚至一輩子的掃墓經驗，面對無限高、無限寬的草海都束手無策。

人若要進入墓仔埔，首先要割草。

知道這件事，和實際體悟是兩回事。我們一行人沒有在春季清明時節進入，而是兇猛夏日——黃大哥口中的「那時候」。草已長長過身，墓仔埔放眼望去沒有一條可以走的路，就連一座座墓也被嚴實地遮蓋了。人無論要移動，還是找墓，不移除雜草，什麼事都做不了。

身強力壯的阿驤走在隊伍前頭，雙手戴著五金行買到的棉布手套，一手撥抓著眼前叢草，一手緊緊握著鐮刀，以肩膀為支點噹噹起落。當阿驤砍草，我們其他人就暫時停下腳步，邊揮趕蚊蟲，邊等待前頭一兩公尺稍微明朗再往前行。草海裡蚊蚋成群，蟻群接力連線攀爬覆蓋住所有可見的土壤與墓體，我們以長褲、長袖、手套、雨鞋嚴密地遮蓋全身，包得汗如雨下。

隨著我們進入雜草叢中，蚊蟲被擾動而紛飛，朝著我們的臉頸眼耳攻擊，甚而嘲諷般地穿越輕薄衣褲。草海中，鐮刀的唰唰聲中，我們一顆顆頭顱不只沾滿汗水、黏著頭髮，還佈滿此起彼落的腫包，作為鮮血獻祭的證據。

我們並不天真，從頭到尾想著以最原始的方式與雜草對抗。早在進入墓仔埔前，阿驤就從網路購物平台上訂購了一台割草機，做足準備。真到了公墓，阿驤拿出割草機，按下按鈕，機器運轉一秒就嘎然停止。我們站在雜草叢前方，輪著重試數回，機器頻頻斷電，半根草都沒斷。

阿驤抓抓頭，一臉抱歉，說可能是機器沒充飽電，下次出門前一定會確認。沒想到往後幾次，這台割草機就算充飽電、甚至送回原公司維修說一切正常，只要一拿到墓仔埔就失能罷工。

---

<sup>14</sup> Doody, B. J., Perkins, H. C., Sullivan, J. J., et al. (2014). Performing weeds: Gardening, plant agencies and urban plant conservation. *Geoforum*, 56, 124-136.

在數回「吼，佢痛苦咧！」的經歷後，我們才與阿土合作，在即將踏查年代久遠的墓之前，由阿土找墓，幫忙除去墓上的雜草。他長時間在雞蛋面工作，個人家私<sup>15</sup>都放在墓仔埔裡的工寮，對於哪座墓在哪裡，依稀有些印象，找起來比我們快得多；平時，他也接受一些家屬維護墓地的委託，定期巡視指定的墓塚，除草、打掃、維護墓體結構，維持一個家族的重要命脈與門面。

阿土用的是汽油式割草機，在墓仔埔割草從未遇上障礙，迅速俐落，整齊乾淨。以前我認為揹著機器引擎和油箱的造型很笨重，實際體會輕便的充電型機器有多無能後，實在無法不喜愛阿土和他的割草機。我們砍草半天才清理好一座墓，阿土與他的割草機十分鐘就完成同樣的事。我們學到了教訓，面對沒有插座、充滿奇異能量的墓地草海，絕、對、不、要、用充電型割草機——那是對付家庭院落雜草的工具。

元宵與清明前，阿土和他的割草機也承接市政府的工作，到各公墓大範圍除草。大多數的墓仔埔都由地方政府管轄，管轄一詞抽象，割草讓這個概念具體、顯而易見。對一個地方政府而言，以公權力執行墓地除草，可以減少因民眾焚燒雜草而引發的墓地火災，可以避免民眾噴灑除草劑破壞水土生態，還可以讓民眾在年節時「看見」、「感覺到」地方政府的貼心治理。若每個人每年掃墓時走上兩小時還找不到墓，應該都會咒罵這是什麼「化外之地」，接著對於地方政府的治理有所埋怨吧。政府的割草時間也考量了族群文化的差異。雖然清明節國訂於四月，客家族群多在元宵後就祭祖，為了兼顧新竹市內各半的閩客族群，市府主導的公墓割草還會提前至一月進行。割草，是治理者對於墓仔埔最積極可見的行動。

墓仔埔割草是一個綜合了族群、習俗、家族、政治的行為，長期下來形成了墓仔埔的周期脈動。春時，人因祭祀到墓仔埔，草海才會馴化為短浪，輕柔蕩漾；墓塚形體被整理得清晰可見，自荒煙漫草中重新確立輪廓，回歸人賦予的意義。只有在這時候，人們放眼望去才知道雞蛋面的墓有那麼多，成千上萬，幾乎覆蓋所有地表。人煙來了又散去，人跡現身又被覆蓋。掃墓後，春雨一陣，草抽高一寸；到了夏日，墓仔埔的地表已經回歸蛇虺蚊蚋管轄，直至冬日，草木蓬勃依舊。

#### 4.草海墓仔埔

蓬勃草木是墓仔埔的隱形斗篷。從寶山路經過的路人、駕駛，就算工作疲勞頭頸痠痛，撇撇頭轉向路旁風景，若非當地人，也只會以為這裡是小丘荒地，不會多看一眼。有些人不只是過客，朝向墓仔埔定睛一瞧，試圖進入。密

---

<sup>15</sup> 台語，指工具。

密麻麻披覆地表的雜草，阻攔了人的一眼看透，讓墓仔埔裡的墓與人跡都若隱若現、似有非無，成為不可見但又實際存在的事物。

就算墓仔埔總是作為人（或鬼）造之地被認識，在雞蛋面這種歷史悠久草木叢生的墓地，無論人是阻隔於外或試圖進入，遇見的是雜草和墓塚合起來的生態。墓、草與其中的多物種，共同塑造在此的經驗與想像。

墓仔埔草叢內容的變化永遠不停歇，隨著旱雨、四季移轉，植物變動，蟲鳴鳥叫聽起來也始終熟悉又陌生。我們永遠都無法完全知道裡面有什麼，顯現或隱藏，都不在人的掌控中。當墓仔埔被成片草叢披覆，這種難以掌握的變動性，使記憶中的地景總是與現實相違逆，無從對照；使墓仔埔神秘、恐怖、危險；使人膽怯、受傷；使我移動與書寫都困難，煩悶，但又念念不忘。

墓仔埔不是非得佈滿雜草，不少公墓已經推行公園化，換了稱呼，改叫「生命園區」。「生命」有死有生有淚有笑，引人遐想，不像墓直指具體的死亡之所、缺乏長出新意義的空隙；「園區」帶給人有範圍、有治理、有秩序之感。整體來說，新名字讓現代人放下恐懼，鬆一口氣。

生命園區裡，墓塚櫛次鱗比、方位一致，人遠遠地就能看見墓的形體結構。墓龜上是栽種的草皮，物種單一，高度只及腳踝，帶來輕微癢感；花與樹都是精心挑選的物種、藍圖中的景觀，以固定的間距生長於步道旁，親切地點綴，不以「雜」與「野」對人產生威脅。墓是墓，土是土，步道是步道。人們穿著輕便祭祖、散步，不用在草海中找墓，不用攜帶割草機或鐮刀，雨鞋過於誇張，一般布鞋就夠了。

有些墓區不只變身公園，還是森林公園。彰化溪州的第三公墓，在詩人吳晟的推動下，整地、種樹、建涼亭、鋪步道，成為全國第一座森林墓園「靜心園」，可供樹葬、還有哲學步道可供冥想。<sup>16</sup>吳晟反思台灣的墓地公園化，多以施作水泥建設為主，因而主張隨著公墓撿骨遷葬釋出土地，讓樹優先進來，使公墓地景「一木換一墓」<sup>17</sup>。靜心園作為先驅，各地有些公墓朝向森林化轉型。把雜草換成森林，墓地好像換了命運，不再是墓仔埔。

墓仔埔不是非得佈滿雜草，但當雜草與墓仔埔相互結合——雜草是生非其地的植物、墓仔埔是被人排擠嫌棄之地——不需要遇上不需要，便在負負得正的關係，獲得彼此在場的合理性。他們都是籠統的集合，內部是彼此各異的諸眾，

---

<sup>16</sup> 吳晟（2014年4月3日）。化荒蕪為綠蔭。中國時報。

網址：<https://www.chinatimes.com/newspapers/20140403000754-260115?chdtv>

<sup>17</sup> 陳寧（2018年4月2日）。一木換一墓：環保樹葬的新思維。島嶼聯播網。

網址：<https://ourisland.pts.org.tw/content/2754>

單看脆弱、成片堅強。雜草加上墓仔埔，是幽靈 X 幽靈，抵抗 X 抵抗，同命運的次方。

割草時節以外，墓仔埔裡的雜草不被管轄、不被討厭、不被積極移除，甚至不被定義，不被否認為雜草，只是植物。這些植物不同於被安排的景觀花木，若不是原就蟄伏在土裡，就是透過蟲鳥或乘風而降，不請自來；他們鄙視任何照顧與培育，自顧自紮根擴張，探索環境，形成其應然樣貌。牛羊穿梭其中嚼著可食的，阿土這類在地人採摘可用的，大家都尊重這片草海的本來樣貌，各取所需。

除了草在這裡沒人管、免於被趕盡殺絕；植物專家眼中，墓仔埔也因為雜草而意義非凡、值得保留——或者至少延緩開發。比如專家們在台南市將軍溪口墓地發現，國家極度瀕危植物「海南草海桐」、易受害植物「光梗闊苞菊」等，克服了濱海地區的過度開發，藏身於墳墓區活下來。<sup>18</sup>

長期參與植物調查計畫、教導人們植物探索的王偉聿，指出墓仔埔生態環境的特殊<sup>19</sup>。墓仔埔有定時定量的除草，木本植物難以長大，不像森林生態因陽光被樹遮擋而不利草本植物生存；也不像人類生活的地區，頻繁噴灑農藥、除草劑等藥劑，或隨著耕作與工程有劇烈土層翻攪；墓仔埔因而成為草本植物、以及喜愛草叢環境生物的最佳避難所。對他而言，台灣的墓仔埔是許多稀有植物最後的生存地，墓地公園化也會帶來土層翻攪、無法保持既有的豐富生態。若墓仔埔無法原狀保留，最好能多一些時間，復育珍稀的墓仔埔植物，讓人們有機會認識。

草海墓仔埔不只是植物的避難所，也收容無處可去的昆蟲。黃條天蛾在日治時期的蔗田很常見，但隨著甘蔗種植面積銳減、新型蔗園每隔幾年就會深耕翻土使蛹無法羽化，已經難以被找到，直到 2017、2021 年被人在苗栗一帶公墓發現。<sup>20</sup>研究者們尋找墓仔埔成為稀有蛾類的棲地的原因。蛾的成長過程必須離開葉子向地下鑽，在長草的土裡度過蛹期。牠們需要擾動少的草地，但河灘、農田等草生地都擾動劇烈，只有生人勿近的墓仔埔，環境的劇烈變化少，讓牠們能安然在土下完成一部分生命。至於出現在苗栗墓地的原因，研究者推測苗栗客家人祭祖習俗是在元宵後，非閩南人習慣的清明；苗栗墓地的除草時

---

<sup>18</sup> 環境當代思潮（2020 年 3 月 20 日）。栗光／【植物方舟計畫】在墓園裡求生：濱海的「公主」海南草海桐。聯合報。網址：<https://opinion.udn.com/opinion/story/11870/4429540>

<sup>19</sup> 上下游記者馬振瀚（2022 年 3 月 30 日）。墓仔埔植物大發現！荒涼墓地成稀有植物避難所，也來認識清明節平安花草。新聞市集。網址：<https://www.newsmarket.com.tw/blog/167489/>

<sup>20</sup> 施禮正、謝振邦、程志中、余雅倩、林旭宏（2021）。墓仔埔也敢去－尋找神秘的甘蔗田害蟲。自然保育季刊，116，56-65。



節因此不在四月，而是約在二、三月。此時黃條天蛾正是蛹期，躲在土裡不用吃草，若在四月清明牠們正成蟲準備產卵時割草，就會對繁衍很大的威脅。

我的眼睛平凡，只看得到鬼針草與芒草，不具備敏銳的專家之眼，能在諸眾之草中分殊出生物型態的特徵、差異，找到因稀少而獨具價值的物種。雞蛋面墓仔埔在清華大學主持下推動了數年的墓葬文化調查，但全台灣每座墓仔埔，需要的是一種綜合文化與生態的跨領域調查，讓民眾能以更多種視角來認識墓。有一天人們會認同，雜草叢生的墓仔埔沒什麼不好。

## 5.關於草的手路<sup>21</sup>

阿土沒有生物專家之眼，不知道哪些是稀有的；但他有在雞蛋面待了幾十年的經驗，這讓他長出另一雙「在地專家之眼」，知道草海中什麼常見且可用。

春天的草海裡，他最常採艾草來用，不只在清明時混入糯米中做成艾草粿，他還有對艾草的獨特感受：「我每次去山上看到，就會把它採回去，長長整根採，做什麼你知道嗎？」他賣個關子，停頓一下繼續說：「曬乾之後拿來薰蚊子。我有時候在家裡點，放著給他薰一薰，那個味道，齏，好清香，好舒服。」他閉眼想了一下該怎麼形容，「好像……幫助睡眠那種感覺。」

到了冬天，艾草消失，他改從白花花的草海裡採芒草，做成掃把到市區的店家販賣：「三十年前，一支可以賣五十塊；現在綁一支，賣一百五左右。有時候我就到這裡做一個上午，十幾分鐘可以做好一支，一次拿十五、二十支去賣。以前，我就是靠綁這個拿去賣的錢過年，買鞋子、買衣服。」

他站在工寮前，比比身後小丘，一臉滿足：「這滿山都是黃金啊！」

「我做這個是興趣，不是要賺錢。上次有人叫我做大量，批發給他。我說我很懶，我也沒有空，我自己都很忙。」這不是一個阿土貪財的寓言故事。他以黃金形容，並非強調芒草的經濟價值，芒草掃把的收入是隨手賺的錢，不必埋頭賺。芒草如黃金重要的原因還有其他：「我們是在這邊山上長大的，從小看父母他們做，習慣了。我們就會，會就是偶爾綁一些，好玩嘛，這樣而已。」

從視覺上來說，冬天的雞蛋面確實是一片黃金景。芒草從秋天開始長，因開花由翠綠轉白，再因花落後莖葉曬乾，由鵝白轉成淡淡的金黃，餘留的白色芒花絨在草海上方，輕盈點亮這一片黃金。

2022年初的冬天，阿土、阿驤和我相約找個日子來做掃把。約定的日子隨

---

<sup>21</sup> 台語。意指採草的工藝、手法。

著冬雨一延再延，直到天氣放晴、芒花乾爽，掃把教學課才成行。我們一群研究生被連日冬雨浸得慵懶，睡眼惺忪，姍姍來遲。一到雞蛋面就看見笑盈盈的阿土。就算是冬天，阿土還是穿短袖，套袖套，準備好一切，比我們這些年輕人還有精神。常在公墓放羊的阿伯也在，知道我們今天要做掃把，點點頭：「現在正好，草還潤潤，再過一陣子就變脆了。」

阿土對芒草掃把教學課毫不馬虎，早已備課完善，引我們走進他在墓地裡置物的工寮，裡面有一台單輪的水泥推車，載著幾把已綁成束的芒草。

見我們看向推車，阿土連忙說：「那個等一下，先這邊。」他指向地上的一塊木板，上面整齊排列著幾副棉手套、鐮刀：「我想要讓你們體驗整個從割草開始的過程。」

很久沒有割草了，我見到鐮刀有些懷念，欣然接受阿土老師的安排。這一年，雞蛋面即將進行大規模的水土工程，在怪手、卡車進入翻天覆地後，草海必然面目全非。我們與雞蛋面墓仔埔的相遇，以割草為始，也以割草作為告別。進入時，是毫無差別砍去，又累又煩；這一次，我們學著挑適合的，珍惜採摘，留作念想。

阿土領著拿好鐮刀、戴好手套的我們，向墓地中央的萬善祠走上坡去。這座如同小厝般、位於小丘山腰處的萬善祠，是整個雞蛋面最顯眼的地標，朝向萬善祠走，有難得可見的小路，即便在冬日草盛時也方便行走。

「像這樣把它撥下來」阿土行走間就隨手抓住身邊的芒草，割下約 60 公分長的一截：「長度大概這樣。也不一定要一樣長，長長短短沒關係。」

「這邊都可以，看到有都可以。」他指指萬善祠周遭：「附近路比較好走的地方，就可以割一割。」

看阿土做起來，實在不困難。我拿著鐮刀，開始就眼前這一叢金黃色的芒草莖，一根根挑選，挑到適合的芒草莖，拿刀橫切斷；切不斷，抓著刀柄前後來回割。幾分鐘後，巡堂的阿土老師看不下去：「不用都挑近的芒草，還可以挑遠的啊。」他從後背褲頭抽出鐮刀，伸長手，以刀鋒彎曲處將遠處一大把芒草勾近身邊，另一手抓住芒草束向旁橫拉，持鐮刀的手順勢一切，一次就割到我剛剛努力幾分鐘的分量。鐮刀在我手上和美工刀相差無幾，但到阿土手上，它的長度、彎曲、重量都適切有理。

我嘗試模仿阿土用鐮刀，伸長手勾向芒草叢，發現勾過來的一大把莖長短差異太大，齊切後，許多芒草莖過短，無法留下，需要另外再挑出來。原來採芒草的手路，不只是怎麼用鐮刀，還包含一副好眼力——一瞥就知道哪叢芒花飽滿健壯，從哪處下手是豐收。

「手要小心，不要給芒草割到。」阿土看我割草，忍不住出聲再次提醒。他是個盡責的老師，為我們這些罕碰植物的嫩手備了手套仍然擔心。而他自己從頭到尾都赤手碰觸芒草的莖葉，採草的最高境界，竟像是有一副隱形手套。

難道不會受傷嗎？對於我的疑問，他指向地上的一株草：「如果割到，我們就都用這個敷住，很快止血。」

「這是什麼？」

「這叫指甲花。以前人家說墓仔埔比較髒，受傷會細菌感染長膿。」他摸摸自己的手指，彎下身來摘了片葉子，邊說明、邊拿著葉子做出相應的動作，雙手在空中流暢如跳舞：「割到流血，就把這個嫩的，這樣採起來，採多一點，揉一揉弄一弄，出汁了，像這樣貼上傷口，隨便拿個葉子纏起來，芒草之類的，拿來綁一綁。消炎止血喔！」

芒草的莖長而韌，空心易彎，用來綁東西剛好。以芒草來綁芒草掃把，再隨手適切不過。當我們蒐集到成把成把的芒草莖後，阿土開始教我們綁成束。

他將成把的芒草，重新以花穗底部對齊，整理為直徑約五公分寬的一束，芒草莖多餘的乾葉撕拔掉，再由其中揀選一段較長、較完整的來綁這束芒草。只見阿土將芒草莖捲緊成繩，以左手大拇指將繩壓在芒草束上，右手將繩向上纏繞兩圈，再彎折草繩做一個小勾，回頭塞進纏繞的兩圈中。大拇指壓住的那一頭草繩慢慢地、用力拉緊，直到整束芒草莖被綁得硬而緊實。

「拉這條，慢慢拉，這要看力道，不能太重，太重一下就斷掉了。」阿土示範後，交給阿驤操作，站在旁邊耐心看著，又鼓勵又叮嚀：「對對對這樣子」、「你這樣拉沒有力量」、「好，再拉緊一點」。拉草莖需要的力道，不是明快盲目的，而是緩緩並堅持的張力，才可能用一根草把整捆草綁得死緊。

「對，這樣就一個了。繼續做，一個掃把要五個。」每捆芒草要一樣大小，我們的手感仍然不穩定，就把割好的芒草束交給阿土定奪，由他幫我們加一點、去一點，統整為更精確一致的草束。「這樣不夠，再加一些比較剛好。」阿土隨手又割了幾把芒草，加入我遞給他的那束之中，把草束交給阿驤綁。

做掃把的最後工程，還要請工寮旁的榕樹幫忙。我們拿著綁好的芒草束走下坡，阿土將一卷鐵絲的一端纏繞固定在樹幹上，在鐵絲上放一束草，轉一圈，拉緊；接著放入第二束草，再轉圈，拉緊，如此重複動作，將五束草並列捆成一排。因為有深深根著於土地的大樹幫忙拉著，阿土可以一邊纏鐵絲，一邊修剪過粗的莖束，仍維持鐵絲的張力。鐵絲往上纏，向上繞，最後藏入莖束中，紮實的掃把柄就完成了。

阿土修掉掃把多餘的莖束，把芒草掃把拉一拉、壓一壓，整形完成。他揮

揮做好的掃把，拍向身旁的墓桌：「拍一拍，甩一甩，就掉乾淨了。」

墓裡的先人已遷走，乾燥而白亮的花穗在拍打下告別草莖，頓時墓的周遭都是飛舞芒花。他們在空中穩穩飛行，既不如塵土向上胡亂飄，輕易被左右；也不是砂土，揚起一瞬就筆直墜落，好像可以飛得很遠，自信具有神性。那一刻，芒草花穗像觀音大士的甘露，遍撒周遭，眾生滿足。我們親手用芒草超渡了整座墓仔埔的消亡。

我和阿驤帶著做好的芒草掃把離開墓仔埔，掃把一直都捨不得用。

很快這裡的地表就會是寸草不生的一片紅土，不再有草遮蔽視線、不再讓人迷忘我。人站在紅土上，遠遠的就能看得一清二楚。明明過去為草困擾挫敗、汗流浹背，卻在草海消失，感受著無草的便利清爽時，懷念起人身與草相遇時一切生動的事物。雖然我仍然是個植物盲，草海作用在我的身上，改變了我。

我已經不再覺得墓仔埔草海恐怖，歷經這些年身體在其中的運動與感覺，最終我記下一片黃金景，存放我對公墓的流連。每當說起雞蛋面墓仔埔，我就必然會站在那裡。

我想藉著文字留下一種草海在世界上的銘刻。草海不是這一切的背景，而是此地的肌理，定調我們在墓仔埔的感受與記憶。接下來是誰的聲音？這個地方要說什麼樣的故事？在充滿生命力的墓仔埔草海中，故事開始敘說。